主编：文天心 责编：于晓琳
执编/版式：石 琪 美编：倪海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路走来”主题征文选登

编者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征程里的峥嵘岁月与温情瞬间，本报联合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共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路走来”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踊跃投稿。作者们以文字回望征程，记录时代变迁，抒发赤诚情怀。本报今选登部分优秀作品，致敬奋斗征程。

家乡的路与桥

□滕世广

我的家乡通河，是一座枕山卧水的北国小城，北倚连绵叠翠的小兴安岭余脉，南濒浩荡奔流的松花江。一山一江，勾勒出家乡小城最动人的底色，也曾长久隔开小城与外界的烟火喧嚣。

山水是大自然对通河的馈赠，而路与桥，则是家乡跨越岁月、奔赴新生的翅膀。

记忆里的旧日通河，山水清丽，行路却满是坎坷。那时，通河不通火车，只有一条坑洼不平的砂石路通往省城哈尔滨。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是家乡人漫长的奔赴与守候。我1983年考入牡丹江的一所大学，寒暑假回家，返校，都要在哈尔滨换乘。老式汽车颠过碎石、冰雪，一路颠簸摇晃，夏日尘土飞扬，冬日冰封雪阻，崎岖难行。清晨从县城出发，穿山越岭，一路辗转，往往需六七个小时，直至暮色沉沉，才能抵达省城。赶上雨天或雪天，汽车经常在途中搁浅，漫长曲折的车程，不但磨去了出行的喜悦，还会增加许多烦恼。对于一个地方来说，交通问题困住了小城的生机，让一山一水间的美好，深藏一隅，少为人知。

一条松花江，美丽了通河小城，可那时，却是曾经横亘在家乡人面前的天堑。位于江南的哈同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距通河仅十几公里，却被沿沼江水生生阻隔。那时，往来南北的行人车辆，唯有依靠轮船摆渡。每逢江风呼啸、浪涛翻涌，渡江之路便凶险重重，让人满心忐忑。最是初冬初春的流冰时节，江面浮冰纵横、水流湍急，渡船无法通行。两岸相望，冰河阻隔，咫尺却天涯，无数人只能临江驻足、望江兴叹。一座桥，一条坦途，成了几代通河人藏在心底、日夜期盼的梦想。

山水无言，岁月有声。2009年，家乡人世代企望的通河松花江大桥终于建成通车！这座大桥位于通河城东，2006年冬天动工。从建桥工人在冰冻的江面上开始打第一座桥桩，那咬咬的撞击声便日夜牵动着通河百姓的心。白日里，人们在江岸驻足观看，逢年过节，当地群众杀猪宰羊，自发地慰问建桥工人。现在，大桥终于通车了，百年梦圆，家乡人怎能不欢欣鼓舞。通车的日子是在冬天，天上飘着雪花，家乡人男女老少，不畏寒冷，聚集在桥头，敲响锣鼓，扭起秧歌，尽情释放内心的激动与喜悦。

大桥全长2578米，桥高28米，桥宽21.5米，双向四车道。北接国道京抚公路和省道伊壮公路，彻底打通了通河与方正两县的交通壁垒，构成贯通小兴安岭林区与南部经济区的重要通道。巍峨的桥梁横跨沼江水，终结了摆渡渡江的漫长岁月。滚滚江水依旧奔流，却再也阻隔不了通河人的脚步，南北往来畅通无阻，小城彻底挣脱了江水的桎梏。

2018年，哈佳铁路全线通车，家乡人搭乘公交，经过松花江大桥，短短二十分钟便可抵达位于江南的高铁站，驰骋的高铁穿梭在山河之间，奔赴华南沿海仅需一个多小时。曾经朝发夕至的漫长路途，如今转瞬即达，山水之间，皆成坦途。

今年“五一”回乡探亲，又听到好消息，贯穿通河全境的铁科高速公路计划年内通车，通河将从此彻底告别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这条高速公路从伊春林区的铁力出发，一直延伸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纵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作为铁科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位于通河城西的又一座松花江大桥，已于2025年7月实现全桥合龙。大桥全长3513米，主桥最大单孔跨径160米，是省内较大跨径的连续梁桥之一。

如今，崭新的松花江大桥傲然矗立，为小城再添通途。一座座桥、一条条路，纵横交错、串联山河，编织出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让通河这座静谧的山水之城，彻底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浪潮。

不过短短二十余载，时光便给我的家乡换上了崭新容颜，路与桥的蝶变，改写了通河的过往。昔日尘土飞扬的砂石路，悄然蜕变为平整通畅的柏油大道，宽阔平坦、四通八达，车行其上，平稳顺遂，山野之路从此告别颠簸崎岖。高铁时代的到来，让通河小城搭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曾经困住故土的山水阻隔，如今成了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

路桥通，则百业兴。崭新的道路，巍峨的桥梁，不仅缩短了通河与外界的距离，更打开了小城发展的全新格局。如今的通河，携青山碧水之秀美，凭通途坦道之便捷，以崭新的姿态拥抱世界。家乡的路与桥，载着岁月的期许，载着小城的烟火与希望，在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向着辽阔的远方，一路向前。

欢洞村的荷花开了

□赵颖

盛夏已至，欢洞村的荷花开得绚烂。这份念想在心底萦绕许久，却总被繁杂琐事牵绊，迟迟未能成行。恰逢周末，风柔日暖，我便与家人一同前往这个红色村屯赏荷。

欢洞村坐落于绥琛镇西北方向，距黑河市区约30公里，村屯原名后獾洞，因早年山林间獾子频繁出没而得名，岁月流转中，渐渐简化为如今的欢洞村。这片被晨光与荷香萦绕的土地，曾浸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是承载着光辉岁月的革命老区，更是首任黑河中心县工委书记、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肃烈士的殉难之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肃作为晋察冀解放区首批奔赴东北的干部，千里辗转，冲破重重阻碍来到黑河。彼时的北疆，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生存环境极端艰苦，但王肃却从未畏惧，走街串巷地开展革命工作。当时的黑河，地方局势混乱不堪，匪徒横行无忌，杨青山等匪帮盘踞在绥琛、西岗子一带，四处劫掠作乱，阻断交通要道，袭扰新生的人民政权，百姓深受其害。而欢洞村地处黑河与瑷琛往来的必经之路，四周林木葱郁，地势隐蔽，极易设伏，一度成为匪患最为猖獗的区域。

1946年6月12日，王肃参加完在北安召开的省委会议后，乘坐运货卡车返回黑河途中，当车辆行至欢洞村地界时，遭到杨青山股匪袭击。敌我力量悬殊，王肃英勇牺牲，年仅32岁。1986年，欢洞村立起烈士殉难纪念碑，表达对王肃的永久缅怀与敬仰。

抵达欢洞村后，我们首先前往村西百米处的王肃烈士殉难地，此处的纪念碑于2012年完成修缮翻新，静静矗立在这片黑土地上。洁白的大理石碑身肃穆庄严，正面镶嵌着黑色碑石，“王肃烈士殉难地”7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愈发醒目。每年清明时节、6月12日烈士殉难纪念日，当地各界群众都会自发前来祭扫追思，在缅怀中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穿行村中，昔日偏僻冷清的边境小村早已旧貌换新颜。几年前雨雪天泥泞的土路、破旧斑驳的老屋、蒸条冷清的街巷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平坦硬化的水泥路通村入户，规整美观的边沟错落分布，家家小院干净雅致，窗明几净，太阳能路灯沿路安装，设施完善的乡村文化大院里，不时传出村民的欢声笑语，皆是幸福和谐模样。

闻着荷花香，走到荷花池畔，大片荷塘映入眼帘。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只见一朵朵、一簇簇粉红色的荷花风姿各异，盛放的烂漫多姿，待放的轻盈花苞，有翻天覆地的变革，更有你天动地的伟业。

而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有一抹红色，在白山黑水间悄然绽放了八十年。

这抹红，叫“红旗”。

我工作的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院史墙上最老的一张照片，摄于1947年。二十几位年轻人胸前戴着大红花，站成三排，目光清澈而坚定。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医院立功医护人员合影。

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我问院里的老前辈：“他们后来去哪儿了？”

老前辈沉默了一会儿，说：“有的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战场救护中，有的转业去了边疆，有的在这所医院干了一辈子，已经走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医院的历史，不是一个冰冷的时间轴，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用青春和生命，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他们脚下的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路走来”的缩影。

1946年，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东北大地。

那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牡丹江绥宁军区医院在牡丹江应势而生——这就是红旗医院最早的源头。没有像样的楼房，没有精密的设备，只有200多名从战火中走出的医者，用最朴素的方式，为子弟兵和百姓疗伤。

建院初期的院长叫王惟尚。我听老同志们讲，那时候药品奇缺，酒精用完了就用白酒替代，纱布洗了又洗，消毒再用。有一次前线送来三十多名重伤员，王院长带着大家连续干了两天两夜，最后自己晕倒在手术台旁。醒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伤员都处理完了吗？”

这就是红旗医院的第一代。他们没想过什么叫“条件艰苦”，因为他们心里只有一句话：党旗所指，就是家之所在。

1947年那张立功合影，记录的就是这群人。照片里的大红花，是战地救护中立功受奖的见证。功勋不必刻在石碑上，它就刻在这些年轻而坚定的面孔里。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指向哪里，红旗人就走向哪里。

1968年的照片里，一群人在欢送一位叫周国垚的同志出国援外。欢送现场，有人湿润了眼眶，有人悄悄藏起牵挂。

那是我院首批援外医疗队员。从此，“援外、援疆、援边”成了红旗医院代代传承的使命。

后来，我在史志里读到更多这样的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医院紧急组建医疗队奔赴四川，在余震中搭起帐篷医院，争分夺秒抢救生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倪新医生在请战书上写下“我报名”三个字，作为黑龙江省第三批、红旗医院首批援鄂医疗队中唯一一名女医生，她毅然踏上前往湖北的列车……哪里的人民需要，红旗人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份份请战书上简简单单的“我报名”。

我问过一位援鄂回来的医生：“当时怕不怕？”他沉默了一下，说：“怕。但我是党员，我不上谁上？”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它让我明白：红旗医院的精神，从来不只是技术有多精湛，而是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说——“我去。”

1983年，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我入医院史册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医学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那照片里，医院百废待兴走向逐步规整的关键一步。党建引领，从此为医院发展校准了航向。

1996年12月30日，省卫生厅正式批准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这是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第一家三甲医院。

从1946年简陋的军区医院，到1996年现代化三甲医院的牌匾——这五十年，是红旗医院紧跟党的步伐，用血汗浇灌出来的。

进入新时代，医院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

胸痛中心、卒中中心、房颤中心……12个“国家级中心”先后落户。从前老百姓看大病要去省城，现在很多复杂手术在家门口就能做；从前挂号要排长队，现在手机就能预约；从前专家号“一号难求”，现在红旗医院的专家定期下到乡镇、走进社区。

2024年，随着大学更名为牡丹江医科大学，医院正式更名为“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这标志着医院迈上了更高的发展平台。

从“缺医少药”到“病有所医”，从“看病难”到“健康中国”——这一路，是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的奇迹。而红旗医院的八十年，就是这个奇迹最生动的注脚。

医院的名字几经更迭，院址几度变迁，一代人走了，一代人又来。但那面红旗，从未褪色；那颗初心，从未改变。

这，就是一路走来的答案。

那面红旗从未褪色

□鲍永欣

一枚党徽的重量

□高玉艳

三奶奶家的炕柜上，总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绒布盒子，盒子里装的是一枚鲜红闪亮的党徽，那是三奶奶的党徽。

三奶奶八十有六，却已经有六十余年党龄了。六十余载岁月，足以让三奶奶青丝变白发，从少女变成耄耋老挝，可那枚党徽的红，却像被岁月浸润，依旧鲜红。

在村里，没人叫她的大名，全村不管男女老少都毫称她一声“老主任”或三奶奶。一遇到某分就不会叫人的我，对于三奶奶这个称谓还纠结了好久，不明白为什么不管什么某分的人都叫她三奶奶，后来看大家都这么叫，也就随着喊三奶奶到如今。三奶奶是村里的老妇联主任，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在我眼里，三奶奶和别的老人不一样，别的老人走路弯腰驼背，可三奶奶一直都是腰杆挺得笔直；三奶奶只要出门，必定要把那头白发给成一个一丝不乱的发髻，换上那件有些发白的斜襟袄子，这是三奶奶的标配。然后，便是那最为神圣的一刻——她会小心翼翼地从那个专用的绒布盒子里，取出那枚鲜红的党徽，郑重地别在自己胸前近心脏的位置，然后慢慢走出门去，像佩戴着一件最金贵的东西，更像是披挂着一面战旗。

三奶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党徽不能沾灰，人心更不能。”她对党徽的珍视，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孙儿们好奇地凑一下她的绒布盒，向来沉稳平和的三奶奶罕见地动了怒。她认真地说：“别动，这是党徽，不是随便碰的。”原来那盒子里的党徽，在她心里，比任何金银财宝还要金贵。

每次回家，三奶奶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摘下党徽，用软布细细地擦拭，然后再轻轻地放进盒子里，放在柜子的最高处。在她眼里，那枚小小的党徽，是她一辈子的念想，也是她心里最踏实的骄傲。

这份念想和骄傲，是深深刻在三奶奶骨子里的。

记得前年冬天，村里的党员冯爱芹因为心脏问题出现了矛盾，最后两家从吵架升级到大打出手，村干部去了几次都没有调解成功。彼时，三奶奶刚做完髓盐手术，尚在恢复期，听说这事儿后，硬是让家人扶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联着积雪，来到纠纷现场。

她没骂人，也没大声讲道理，就坐在冷板凳上，把大衣敞开一点，胸口的党徽露了出来。雪地里那一点红，特别显眼。她声音不高，说得很慢：“以前日子苦，是党给咱分地、让咱吃饱饭。现在日子好了，为了几寸地，闹成这样，不值当……”

三奶奶说出的话让那两个汉子惭愧地低下了头。最后，那墙引起纷争的墙，各自向后退了三尺，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三奶奶一辈子管的都是小事；谁家婆媳吵架，谁家有困难，谁家心里不痛快，她都愿意上门坐一坐、说一说。她话不多，但大家信她，因为她胸前那枚党徽，亮了一辈子。

去年夏天，村里搞环境整治，要拆掉那些临街乱搭建的棚舍。村干部在拆迁进程中遇到了阻力，一户张姓大爷，八十多岁了，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众不得拆院门口搭的鸡棚子。村干部多次做工作，老人干脆把门一关，谁也不见，就是不拆。

三奶奶听说了，拄着拐杖就去了。她没提拆棚子的事，而是坐在老人的炕头上，和老人话家常。“老张啊，你看现在党的政策多好，给你发低保，给你看病报销。咱村现在要评美丽乡村，这棚子碍眼是真的。不能因为咱们家的棚子拖了整个村子的后腿。你要信得过我，我让孙子帮你在院里找个合适的地儿，重新搭个新的，保证干净通风，鸡蛋得更好。”

老人看着三奶奶胸前的党徽，颤巍巍地说：“老主任，你说的我信。你说拆，我就拆。”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三奶奶胸前的那枚党徽重似千钧，之所以说它重，那是因为三奶奶用一辈子的言行，为它积攒了沉甸甸的信誉啊！

六十余年的党龄，六十余年的坚守。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三奶奶亲历了这片黑土地的每一次蜕变。她常说，我们的日子在一天天变好，变的是日子，不变的是跟党走的决心。

又到七一，三奶奶依旧在灯下擦拭她的党徽，看着她的身影，猛然间，我醍醐灌顶，从三奶奶身上读懂了什么是“初心”。初心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写在纸上的豪言壮语，而是三奶奶那件洗得发白的斜襟袄子，是她一丝不乱的发髻，是她在雪地里调解纠纷时的身影，是她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党最朴素的信赖和由衷的歌印。

一枚小小的党徽，在三奶奶心里，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信仰。这信仰，穿过六十余年风雨，依然鲜艳明亮，依然熨实笃定。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想把这篇文章，献给三奶奶，也献给所有像三奶奶一样，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们。你们，才是这片土地上坚实的脊梁，也是最可敬的人。

四十余载成长路

□赵国泰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掐指算来，我入党宣誓日子也不久了。回望半生走过的路，我从基层农场一名普通的农工，成长为一名有点小成绩的作家、党员党政的文博工作者。回首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沐浴在党的阳光里。

我是农建二师老兵的后代，1954年，父亲辞别山东广饶故土，随部队奉赴北大荒开荒建场，1957年3月，我降生在二九一农场这片土地被垦荒者开垦的黑土地上。儿时望着父辈披霜冰雪垦荒耕耘，在心底早埋下红色种子，我与北大荒的缘分，自此深深扎根在这片泥土中。

上世纪60年代，我家已经搬迁到九三管理局。当时我家人口多，父亲收入微薄，是九三医院在册的困难家庭。每学期开学时，需要交学费的时候，总要靠单位开具减免证明。逢年过节，党组织送来困难补助，帮一家人渡过难关。80年代末，父母先后重病住院，结算时欠下一万二千余元医药费。二老离世后，这笔欠款压得全家一筹莫展。恰逢医院集中清欠，万般无奈之下，我找到管理局领导反映实情，经组织研究，为我减免五千元费用，在那个收入微薄的年代，这笔帮扶实实在在解了全家燃眉之急，也让我真切感念党组织的体恤与温暖。

1974年深秋，我高中毕业分配到跃进农场，在农场我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战双阳》，发表在连队黑板报上。次年我被借调九三根油加工厂，开始写活剧《突飞猛进》，尝试着业余文学创作。第三年调回九三修造厂，业余时间我坚持写新闻稿，在九三有了点小名气。1979年，我被调入九三管理局工交党委办任宣传干事。不久，我郑重地向党委递交入党申请书。接连几次党员发展公示没有我的名字，心里难免失落。党组织发现我的思想有些波动，领导多次谈话，耐心点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知识分子向党组织靠拢，党员发展名额一时紧张，我在历练中沉下心锤炼思想与业务。

1981年，团中央举办党的知识百题全国竞赛，我和同事张清华参加答题并取得优异成绩。我们九三工业公司机关团支部，从全国上万个参赛的团组织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一等奖，全省仅有两个团支部获此殊荣。

1985年6月25日，我如愿站在鲜红党旗下入党宣誓，我坚定誓言与党同心同行，自此刻印进心底。

入党之后，党组织持续给我搭建成长平台。1988年，我作为九三管理局代表出席黑龙江省区第三届青代会，先后荣获总局团委授予的“新北大荒人”、总局党委授予的“总区青年建设积极分子”称号；此后陆续升任副科级编辑、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1991年3月，调入省农垦总局党委宣传部，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05年党委换届选举，我被选举为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的路与桥，载着岁月的期许，载着小城的烟火与希望，在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向着辽阔的远方，一路向前。

党员作家的深情回望

□吴宝三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党员作家，回望扎根黑土的从文之路，心中满是赤诚感恩，以此文为党庆生。

我生在呼兰河畔的榆林镇，长在兴安岭，家境贫寒。少年不知愁滋味，让我忧愁的似有一面高墙，让我张望外面世界的目光被挡得严严实实。新中国成立后我上小学，班主任王力老师，是照亮我的一缕阳光，她教我识字、读书、讲故事，令我这个孩童分外温暖。

上初中时，我的同桌酷爱文学，他时有诗稿投给报刊，都先拿给我看，礼节性地请我指正，我没有修改，随便说了一句：“字迹太潦草！”他便不客气地说：“你的字写得比我好，代我誊写一遍行不行？”从此，他每一篇投稿，都由我誊写。在他的影响下，我的第一首诗，刊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这位同学，是我文学创作之路不可或缺的益友。

1964年，我的处女作组诗《春潮曲》，由满锐编发，刊登在《东北林业报》副刊头题，引起广泛关注，次年《黑龙江日报》向我约稿，成为“东北林区引人注目的诗歌作者”。几年后，我有幸迈进北京大学的校门，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严家炎先生，撰写《我喜欢读这样的诗》评论了我的诗作，此文发表后，被《北方文学》转载。于是，我这个边远小城的业余作者，大学毕业后成为省作协驻地作家。

我曾在兴城林业疗养院工作了15个年头。未曾料到，搁笔多年竟迎来我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在兴城，我加入了辽宁作协，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兴城，是我文学创作的福地。

80年代是一个充满情怀的年代。1981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礼赞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诗歌《海浪祝捷》，这是我第一次在大报发诗。翌年，我又在《人民日报》发表讴歌兴城古城的组诗《山海情》，县委书记王汉才格外重视，《兴城报》加了编者按，转发了这组诗，并用一个整版刊发编辑部主任周锦文采访我的专访。就是在这一年，我的《新生林》（外一首）《春，走森林》刊发在《人民文学》，《神女峰》刊发在《当代》。

最为难忘的是1965年的那个初春。我正在山上劳动，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热血直冲头顶。信是这样写的：“吴宝三同志，您好！五一”劳动节将至，我们想请您写一首抒发工人阶级情怀的诗作，当然多写几首更好。来稿务于4月20日前寄出，并请在信皮上标明特约字样。”落款是《黑龙江日报》副刊部，并加盖了红色印章，时间是1965年3月20日。喜从天降，这封云中锦书，令我爱不释手，反复品读，真是不敢相信，一个在深山老林、高考落榜刚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竟会有这等殊荣！只用两个短句，我写给两首短诗，到砖瓦厂的邮局，将稿件寄出。在热盼“五一”的日子里，我开始练字，这封约稿信，便成了我最初习练书法的字帖。

期盼的日子是煎熬的。记得那日上午，班组长兴冲冲跑来告诉我：“邮递员刚来，看见你写的诗歌《筑路二首》，在省报《百花园》副刊刊登了，这是党祝呀！”

多年之后，我调到省城工作，几经打听，方知给我写约稿信的编辑，是我印象已久的诗人陆伟然。

从此，我同《黑龙江日报》结下不解之缘。上个世纪70年代，我的长诗《寄自大学的报告》，在百花园副刊通栏刊出；北国风副刊刚一创办，曹编打电话向我约稿，直到如今，我仍是这个栏目的作者；90年代，《天鹅》副刊陆续编发了我写北大荒授的系列散文，《生活报》为我开设了故乡随笔专栏。

特别要提及的是，1996年我和曹锋为获评“100位知名作家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马永顺，撰写了传记，《黑龙江日报》全文连载了这部23万字的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全国多家报刊选载或摘发。此书再版三次，省委组织部发文，将此书列为全省党员学习教材，并荣获《人民文学》2002年度优秀报告文学奖。《马永顺传》、散文《生命的号子》、诗歌《伐木人》，分别入选《中国百年工业文学大系》。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宋杨，费尽周折打电话找到我，商谈授权事宜。我的森林诗，《一棵园叶树的自述》《丑小鸭》刊出后，报刊转载，电台朗诵，入选中国作协主编的《1949—1999建国50周年当代文学作品精选》诗歌卷。

我是从大森林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对那些为我辅路引路的报社、出版社的编辑，心存感激，没齿难忘。是他们，为我这个写作者搭建起攀登文学高山的“人梯”。

至今依然铭记，当年我去北大上学临行的那天，母亲未表现出相见时此时难别亦难的骨恋之情，把我送到门口，只嘱咐我一句话：“娘不指望你上大学成为栋梁之材，只要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是在北京大学入党的，回望所走过的文学之路，我可以无愧地告慰母亲，若与利皆是过眼烟云，唯以文学创作报效生我养我的土地。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用曾写过的一首诗《达子香》，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土生土长/满山满岭/为驱寒才呼唤春风/开在山里人的心田/花香飘入梦境/不是红得发紫/紫色未是天生/你同爱你的人一样无言/把炽热的情感/汪进山溪叮咚。

时代变迁的生动注脚

□佟金亮

年夜饭，是寻常岁月里最温暖的烟火，也是时代变迁中最生动的注脚。从土坯房里的黑面饺子，到砖瓦房中的丰盛菜肴，再到县城楼宇间的精致家宴……一顿饭的读代，映照着一个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密锣紧鼓。

1976年，村里还是人民公社集体劳动，可一进腊月，年味便浓得化不开。生产队年底的“年度大事”——杀年猪，是整个电子最波澜的日子。

两头三百多斤的年猪按人头分。分肉那天，男女老少围满了队部大院。生产队长给每块肉编上号，各家派代表抓阄领肉。一声顶多二斤，却让大人孩子乐得合不拢嘴。除夕这顿饭，盛着一家人整整一年的盼头。

低矮的土房里，煤油灯昏黄的光映着斑驳的土墙。炕桌上最显眼的是一小碗烀肉——肥瘦相间，切得薄薄的几片。我和大花猫一起守在小碗跟前，眼珠子恨不能伸进去。旁边是一碟盐水煮的花生米、一盆豆腐汤，还有一盘沐了热油的芥菜疙瘩咸菜。炕柄的白瓷盘里堆着几个冻梨，硬得像石头。一旁的牛皮纸里包着几块格外稀罕的橘子瓣儿。

母亲系着打补丁的蓝布围裙，在灶台前忙前忙后。刚出锅的黑面酸菜馅饺子圆滚滚、水灵灵的，像小黑元宝般可爱。尽管菜多肉少，还是香得人直咽眼睛。

父亲端起豁了口的粗瓷碗，小口抿着自家酿的玉米酒。他望着饭菜，轻声感慨：“辛苦劳动一年有了回报，过年也能吃上顿像样的饺子了。”

一家人围坐在火炕上，清贫的日子，简单，却温暖。杏花落了，麦花香。1996年，我家盖起了三间规整敞亮的砖瓦房。自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以来，十几年的光景，乡亲们的日子都一天天好了起来。

一进腊月，父亲便排号请大师傅来杀年猪。母亲喂养了三年的大肥猪，一炸宽的肉膘子颤巍巍的。母亲烀好了一锅又一锅的杀猪菜，家家户户送一份，街坊邻里凑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五花三层的大肉片子一口下肚，满嘴流油。就这样热热闹闹走着吃三天，香得北都找不着了。

父母不再为备年夜饭发愁。肘子、排骨、猪血、下水成了过年的主力菜菜，炖烂的小菜鸡，流油的咸鸭蛋，清爽解腻的家常凉菜，摆满了一大桌。炕边的柳条筐里，装满了从村供销社买回的瓜光菜果。

母亲的每一道菜都做得精致入味。父亲也不再喝粗粮土酒，老白干成了常客。逢着亲友来串门，大家聊得最多的，是村里新修的路，谁家又买了小四轮，当年出嫁缺彩礼的婶子配齐了三大件。我家还添了一台十四寸的电视机。

雪白面皮裹着饱满肉馅的饺子，可劲吃。我们也有了压岁钱。家里的日子，渐渐宽裕起来，体面起来。

借着住房退民政策的东风，2010年，我们搬进了县城楼房。出行电梯上下，居住条件比从前好了太多。

家门口就是热闹的早市。刚炸好的大麻花金黄蓬松，吱吱啵啵冒着热气的羊汤，香菜叶飘在油花上，浓郁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到处是鲜活的生活气息。

临近除夕，市场里人山人海，各种食材应有尽有。街头巷尾光影流离，满是市井烟火。

我家的年夜饭桌上，清蒸多宝鱼鲜嫩少油，糖醋排骨软烂入味，清炖笨鸡汤鲜味美，蒜蓉大虾清爽可口，尖椒肥肠百吃不厌，红烧猪蹄油亮多汁，韭菜鸡蛋色泽鲜艳，拔丝地瓜香甜拉丝，还有外酥里嫩的锅包肉、热锅咕嘟的酸菜白肉炖粉条——都是东北过年饭桌上拿得出手的硬菜。香甜的年糕，饱满的汤圆一齐登场，一桌子菜香满满当当。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

曾经下乡吃过不少苦的母亲，一手搂着外孙女，一手端起葡萄酒杯。我知道老人家要说的话：“做梦都没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

转眼2026年，迎来建党105周年。细数半生烟火变迁，身为有着25年党龄的教育工作者，我的心中满是感恩。如今，我家的年味儿更多、更多元、更有传承，是盛世里的安康与幸福。

今年除夕，我和爱人提早收拾好行李，一家老小坐飞机去旅行过年。先到天府之国，在岷江畔看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再去十三朝古都西安，感受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响。

古城夜色灯火连缀。异地的年夜饭，少不了家乡口味的酸菜炖大骨头，也少不了特色“关中八大碗”——粉蒸肉、带把肘子、甜糯吉祥的八宝甜饭，还有“长安第一味”荫芦鸡，每一道菜都让人赞不绝口。

一家人笑容晚望万家灯火，盘点自家几十载的生活轨迹。一个小家的点滴变化，正是千千万万百姓生活变迁的缩影。

烟火起，年夜饭香，家人围坐，岁岁团圆。这一桌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描着普通人家最朴素的欢喜，装着一辈辈人安稳踏实的幸福，更映照着这个伟大时代里每一个奋斗与收获的荣光。往后年年岁岁，只愿家人常相伴，饭菜常温热，人间烟火生生不息，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一束温暖如初的光

□刘力

清晨七点，CT室的长廊阴然无声。

CT机低沉的嗡鸣，和鞋底轻擦地胶的微响，交织成我每日上班的固定节奏。换上白衣，推开诊断室那扇门，我坐进一片被二十余块屏幕环绕的天地。窗外，晨曦初露；窗内，是我守护了多年的战场。

我称它为“光影之城”。每一位躺上扫描架的人，都将生命最隐秘的谜团交付给无形的X光。我的使命，便是在明暗交织的影像中破译疾病密码，在错综复杂的黑白光影里，捕捉病变最初的踪迹。

30年前，我还是阿城继电器厂职工医院放射科里，一个刚迈出中专校门的毛头小子。1996年，第一次在透视屏上窥见人体内部的奇观，最畏的种子便深埋心底。那时的X线机笨拙而迟缓，一张清晰的X光片，须在暗房里反复显影、定影、冰洗。刺鼻的药水味，成了我青春最熟悉的气息。

2002年，我在宠旗下庄严宣誓。从那一刻起，对生命的敬畏淬炼为信仰。影像，不再只是一纸诊断，而是一束光。我要用它，去照亮那些被病痛笼罩的人生。

记得一位年迈的大娘，刚做完CT，忽然攥住我的手，泪眼婆娑地说：“大夫，当年是你给我老伴看的肺片子，肺癌看得准，手术后就一直挺好。我这阵子头晕，也来找你看看。”蒙时，一股热流涌上心头。那些我凝望过的、布满风霜的面容，早已将我的人生，与他们的悲欢紧紧交织。我记录的，何止病灶的消长，更是一个个家庭的记忆，一个时代的侧影。

2011年，我辞别工作生活了多年的阿城，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攻读中西医结合影像学，在黑白光影间探寻生命奥秘。从晨光熹微时的阅片，到夜深人静时的钻研，从肺癌三维CT到肝脏MR增强，从冠脉CTA到泌尿CTU，每一种影像图都是一道无声的辨析题。

2014年硕士毕业后，我扎根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陌生的城市，更快的节奏，一切仍佛从头开始。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新技术、废弃它食寻求科研突破，从发表SCI论文到获批省自然基金，从普通医生到主任医师，从被指导者到硕士生导师。渐渐悟出：职业的坚守与技术的传承，远比一个人的奋斗更有分量。看到学生眼中闪着我当年初窥影像世界时的热忱，我便知道，那束光，正在悄然传递。

最令我感念的，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刚脱下白衣，急诊电话便急促响起：从山县转来一位年长急患，胸背部剧烈疼痛，高度怀疑心血管急症，需紧急做CTA检查。我转身奔回操作间，320联影高端螺旋CT机发出高速运转的声响。屏幕上，主动脉血管的影像一帧帧浮现，我屏住呼吸，终于捕捉到一抹细微的内膜撕裂影——那是命悬一线的凶兆。紧急报告发出；主动脉夹层（Ⅲ型），手术连夜进行，老人终是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老人的儿子用那双粗糙的手握住我的手说：“大爱无疆，医者仁心。”老人康复后，还托人捎来一句话：“那大夫看片子，像庄稼人种地一样，用心。”那一瞬，所有的疲惫都散尽了。原来，我凝视的每一帧黑白影像，都牵动着一家人的晴雨。

这束穿透人体的X光，也穿透了我的半生。它见证了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见证了我国大型医学设备从无到有的跨越，从黑白胶片到数字影像的跃迁，更见证了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百姓健康福祉的沧桑巨变。

回望从医学生到党员医生的成长之路，那些躬身实践的片段历历在目，一心为病人服务的初心在龙江大地上扎根。我走进“龙江第一村”兴十四村送医问诊，把健康字护延伸到田间坑头；站上龙江县第一人民医院的讲台，开展颅内动脉瘤4D新技术讲座与推广，毫无保留地将前沿技术播撒在基层沃土。每一次俯身倾听、每一场倾囊相授，都是对入党誓词的深情践行，始终以仁心仁术，在守护人民健康的征途上步履不停。

回溯过往，从青涩的放射科新手，到如今在光影间破译生命密码的主任医师，我的每一步成长，都沐浴着党的培养与时代的馈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节点上，我愈发深切地感到：作为一名医生党员，要以初心为灯，以使命为舵，在每一幅影像中践行“生命至上”的承诺。只有将个人奋斗汇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发出持久而温暖的光。

倘使，城市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次模糊，我挺直腰背，将目光再次投向屏幕。在黑白影像构筑的迷宫里，我依然在寻找——寻找那能托慰人心的温暖答案。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终身为生命破译密码的影像科医生。

医心向党，初心如磐。医学这条路上，我愿永做那束温暖如初的光。

此报征文有删节